

比《小王子》更让人动容的寻找幸福之书！

当你寻找幸福，别忘了，它不在别处，而是在你心中，只在你心中。
当你想驱走哀伤，跟着河流走，看看飞鸟，听听风在森林中的音乐。
当你爱上时，就去爱。当你不知道该往何处时，想想你从何处来。

即将离开人世的老族长罗伊斯对年幼的小狐狸又说了一次家族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出去流浪旅行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要与大自然共生共存。

两百年来，四处漂泊的叶尼西人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其他的流浪族群。他们被发配到偏远、贫瘠的森林沼泽地，卖艺时受到定居族群的歧视，最残酷的是在二战期间，纳粹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还有严冬、贫困、疾病、饥饿……

苦难，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课题，但是我们还有更深沉的智慧：如果人只能活一口气，那么在这短短的片刻，全心全意、目光真诚，以热诚的吐息声来呼吸空气。

《狐狸土》使我们发现，到处流浪、会读水晶球的吉卜赛人，不只有乐天知命的一面，他们也有悲苦、彷徨和恐惧。小说带领我们进入吉卜赛人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吉卜赛人有更多的了解与同情。

——林良（台湾著名作家）

一个让人着迷的美妙故事，但也使人再次看到残酷的现实。小说让人沉思，让人想起童年——那些听过的故事，那些和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光，以及我们许多人忘记的事：倾听自己。

——德国“书友网”

上架建议：畅销·外国文学

ISBN 978-7-5407-5155-5



9 787540 751555 >

定价：25.00元

胆、更有异国情调的，卢卡这么觉得。总之一句话：一个真正的马戏团必须像他堂叔的那样。而他一定要找到这个马戏团，绝不放弃。

在那之前，他满足于自己的马戏表演。他不再只是做做扫把、编编篮子或给它们加上故事而已。他也练了一些技巧，能让扫把在空中漂亮地旋转，然后再优雅地接住它。他玩耍大大小小不同样式的篮子，在表演的高潮和结束时，他让篮子一个叠着一个落在头上并保持平衡，让一米高的摇晃的篮塔不会掉下来。后来他觉得这些技巧还不够吸引人，于是他在身体跳跃摆动的时候，又把祖父的老口琴夹在嘴里，配合忙碌的动作吹出旋律，观众看了很喜欢。

此外，他也从马戏团得到灵感，开始卖起一种新的畅销品：大象油。卢卡·雷苏拉提宣称这种油非常补，因为是来自地表上最强大的动物。但他其实只是在一般的猪油中加了磨碎的药草加以搅拌后售卖。卢卡对自己说，这绝对和老祖父的高尚的道德观念没有冲突，毕竟要顾及到每个笨农夫的愚蠢是不可能的。基于同样的态度，他还卖另外两种更狡猾的产品：圣母玛利亚的眼泪和来自圣母胸部的几滴奶。

在铺满炽热沙子的马路上，马队所拉的车子上头写着“卡罗索马戏团”几个大字。光是十几辆马车扬起的飞尘就让卢卡·雷苏拉提赞叹不已，他心想，他堂叔的马戏团就得像这

在隔天发现空空的船在湖水中央漂荡，没有更多关于失踪者的线索，岸边任何角落都没有。

据说，只有完全纯洁的少男可以驯服她，承受她致命的拥抱和毁灭式的性爱。因此人们四处寻找这样的男孩，不这样的话，连那些一直抗拒诱惑的男人也无法得到安宁，会在夜晚一再被她温柔的呼唤叫醒，然后总是满身大汗地从他们的好老婆身边醒来。

有一天，这些男人终于找到一个纯洁的小伙子，一个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在半夜溜去湖边的小伙子。因为他是个和气的男人，而且也没有理由害怕，所以就答应大家的请求。就在那个纯洁的小伙子去找湖女的那晚，那些男人看到森林上方出现闪电。几道电光石火在湖区那边从天而降，既可怕又美丽。破晓时分，男孩还没回来，那些挨肩坐在森林边的男人开始骂了起来。

这时，附近的树丛里忽然传来咔嚓声，然后那个小伙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向大家打招呼。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湖女，他跟那些男人这么保证。他们只能相信他，因为他从没说过谎。他说，他先是坐在湖边，后来实在太无聊，于是划船到湖心，就像他们要求的那样。然后他在那边等湖女等了很久，但她并没出现。后来他实在太累了，开始打盹，最后一觉熟睡到天亮。

难道大雨、雷声、闪电都没有把你吵醒吗？那群男人问。但那男孩根本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一滴雨水，他说那是他

卢卡此刻完全清醒了。他看着那个高个子的脑袋，当他看进那人的心思后，吓得两脚差点瘫软。不过他还是挺住了，他得集中精神思考，得想出办法，给他家人一个不同的未来，不同于那个人脑袋里所呈现的未来。我一定搞错了，对，搞错了，卢卡这么希望，因为那是他为自己和家人找到的唯一借口。然后卢卡再一次读那人的心思：浪费时间、败类、无耻、宰掉、立刻、那些女人我等很久了、吉卜赛妓女、马上都射杀、很冷、湿沉的雾气、赶快解决、温暖地喝杯酒、清除他们、别犹豫了、浑蛋人渣、丢进集中营、可耻的败类、送进集中营处死。

卢卡的脑袋已经一团混乱。他现在在另一个梦里，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梦。他点头，转身，往里头走，再走出来，一把飞刀射向那个带头的两眼中间，第二把射向第二个的两眼中间，第三把则插入第三个人两眼中间。第四把——这时第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肚皮——第四把，第四个人两眼中间。然后第二颗子弹射向卢卡。他没感觉，完全没有。第五把刀，第五个人两眼中间……然后第三颗子弹射中卢卡的脸，他看到一束闪光，倒下去，左手三把刀掉落在地上。

那些党卫军抓狂地咆哮，大嚷“浑蛋、该死”，握着手枪冲进拖车。扯着那些只穿着粗亚麻睡衣的妇女和女孩的头发，把她们拖出车外，拖到十一月冰冷、杂沓的雪地里。她们跌在死去的党卫军身上。穿着靴子的党卫军用脚踹她们的手脚、身

然很遗憾，但不得不确认，她已经停止了心跳。

那个穿便服的很失望。



1941年，茵斯布鲁克市东郊的莱赫瑙“收容、劳改营”开始运作。原本是设计作为“缺乏劳动精神者”的严厉教育营，但没多久就发展成盖世太保的多功能集中营。营区的囚犯包括犹太人、神职人员、政治犯、受阻而无法回故乡的意大利外劳，还有那些被企业或相关单位指责劳动纪律太差的人，其中很多是叶尼西人。虽然在官方法律上，那样的囚禁最多应该只有八个星期，但很多囚犯却被拘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营区在同一时期囚禁的人数大约400到600人，而囚禁过的总数至少8600人。成百上千的人从那里又被转押到“灭绝营”。在营区里也会以绳索、枪杀、施刑、虐待来处决人犯。根据记载，酷刑和虐待包括禁止饮食、殴打、“冷水澡”、跑圈挨鞭子、关禁闭、用狗折磨。除了这些残酷对待以外，很多囚犯也因长期营养不良又得做苦役而痛苦地死去。



就快圣诞节了，我们还是没有彼得和他家人存活的消息。

在这段我们想着他们、给他们祷告给予他们力量的时间里，有

见识叶尼西人的厉害。”

他们的愤怒、悲伤还有醉意，麻痹了他们的理性。

我们花了一个礼拜挖地道，在出口做了掩护。我们说好，从现在起，如果有人敲门，只有我去开。如果是纳粹，我会说：“孩子们，带好东西，我们出去郊游。”然后每个人就知道该怎么做。



于知道，我们在他们的名单上。虽然眼前的情况不是什么舒适的安全，但却是一种安全，让我们得以恢复平静。然后我们开始整理我们的新家。

我们用杉树枝塞满花岗岩和地面间的外围空隙，好挡风避雪。中间空隙最大、能让人钻进洞穴的地方，我们做了一个简单、可以开合的小门。在洞穴其中一个角落，我们堆放木柴，洞穴附近就有很多枯木和落枝——因为森林的这一带的树木长得特别密也没人管理，枝干非常繁茂。在洞穴的另一个角落，我们堆放粮食，主要是马铃薯和果酱。洞穴中央是火堆，很久以来就是如此，从你的祖先们有记忆以来就是这样。在火堆四周，我们铺出床位：把杉树枝堆到膝盖高度，最底层是最粗的树枝，然后越往上是越细的枝条，最上一层我们用的是树枝前端柔软的部分，上面再铺上亚麻床单当作简单的被子。这样就做成我们羽绒般柔软、有天盖的床。

白天，我们把火堆维持在小火焰，这样烟雾才不会飘上天空，泄漏我们的藏身处。只有在夜里或起雾时，或是风吹得够强，飘向天空的烟会被吹得散乱不清，而没有人会因此认得出那是我们生命力的象征时，我们才会在火堆里添加足够的木柴。如果火烧得噼里啪啦很旺盛，火舌会卷到上方石壁，烟会沿着花岗岩壁飘到外头，仿佛我们有根真正的烟囱。

当芙丽达想给我们一点惊喜时，她会牺牲一些我们带来的面粉，拿一颗珍贵的蛋和一点盐，用水搅和，揉好面团，然后手法飞快地把面团拍在火堆上方炎热的石壁上。看着黏在石

赫瑙营区做过的。哈索和罗夫在九号屋角落跑来跑去，似乎很惊讶，没找到主人要他们追的人。两个党卫军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好几秒后，那个胖警卫先明白过来。“他妈的！”他大骂出声。

矮个子党卫军大喊“警报！警报！”时，彼得已经跑到营区东边的野地中间。他两脚飞奔过野外的空旷土地，手臂急速摆动，使紧绷的身体保持律动的平衡。他的呼吸在清晨潮湿的空气中冒着白气。

没一会儿，四个营区守卫用冲锋枪朝彼得射击。彼得听到枪声，考虑是否要忽左忽右地跑，不过他还是决定，选择最快的方式继续往前直跑。他认为已经离营区够远。然而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大腿，另一颗擦过他的手臂，像两团火焰在他身体里，炙热、灼痛。那样的冲击迫使彼得倒下。但有某种东西支撑着他，某种东西驱使着他。彼得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他脑海想到的是家人。他们每个人都看着他，在另一个世界看着他，他，家族的最后一个，在为生命而跑。这一刻，他突然有了新的力量，他跑得更快。

“射死他，赶快给我射死他！”那个穿便服的怒吼。

在彼得跑进林子里时射击停止了。没几秒后，他听到那两条狗被放了出来。彼得思索着：守卫已经追不上他了，但那两只狗却很危险。彼得放缓脚步。那两只狗，我该怎么对付？



踩在血红的雪中。他停止了脚步。血红的雪，血红的雪，和狐狸的足印。他心跳加速，脑袋的混沌开始融化。然后他看得一清二楚：雪中一只受伤狐狸的足迹。彼得跑了起来。小快步顺着血迹跑了几米后，他镇静下来。他强迫自己放慢脚步，不能把自己累倒，不能让自己的伤口扩大。他脑袋开始变得清醒，精神也振作起来。

几次兴奋的喘息后，他到了目的地。受伤的狐狸引领他到了一个空旷处的边缘。彼得站在一棵被风吹得连根拔起的云杉前面，裂开的根块带出新鲜的泥土。他看到那样的黏土沾了血：狐狸直觉地在他上面翻滚过，以治疗它的伤口。而它还留了很多这样的药剂给彼得：根块还黏附足够、没用过的泥土。彼得把黏土从根部刮下、摇落，装满外套口袋。狐狸土在他衣服口袋里仿佛立刻起了疗效，彼得突然觉得好多了。脑袋昏昏沉沉的他——因为找到狐狸土的兴奋使他冲昏了头以及失血过多的虚弱——脚步踉跄地走向空旷处。他看到有缕烟升上天空，然后看到差不多只有丢两次石子的距离外有一处农院。面对着森林方向的是干草棚屋，那后面应该就是住房了，彼得心想。

他思考着，是否要等深蓝色的夜空完全黯黑下来。但他担心，如果自己继续在这外头蹲着，恐怕没多久就会被冻得无法走动。

他大步往前走到棚屋大门旁，又转身，往来时的路走回去，来到树林边，再走几步进入树丛里，然后又转身，再往棚屋走，每一步都准确踩在刚才走去时的脚印上。如果农夫们看

么彼得的母亲即使知道死亡在等着她却没有任何一丝恐惧吗？因为她自己心里已经清楚，她孤单地被监禁在冰冷、狭窄的禁闭室时，已经准备好要踏上她的旅途。而且，也因为她儿子在心灵上陪她走完人世的最后一段路。当她从他和其他在河边做苦役的男人旁边经过时，她向他挥手，全心全意地对他微笑。彼得并没有忽略，她的手指是弯曲的，是握住的——安娜把手握成太阳手势，把大拇指使劲地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因此彼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的心灵最后一次陪伴着他的母亲，走向那危险的旅途。“她握出手势，然后我们心意相通，就像当初我们两家人认识时你教给我们的，罗伊斯。”彼得又继续对我说，“我们那么做，就像她当初走进表演场把头伸进狮子喉咙里，没有恐惧，沉着自信，没有恐惧。当她去炸弹区时，我们也是这样的。因此，”彼得对我们，也对自己说，眼神又望着火焰，“因此我知道，我母亲离开这个世界时，并没有恐惧。”

彼得讲完后，我发现芙丽达在掩藏自己的眼泪。她朝前弯身，头低低地对着地面，不让我们看到她的脸。她一再拿起鲜艳的长裙裙角擦一下眼睛。我搂着她的肩膀，为了稍减她掩饰住的伤心，我跟彼得说了我们两个年长的孩子、芙丽达的父亲还有她兄姐的事。我告诉彼得，纳粹把他们都抓走到远处的一个集中营了。我们的房子也被烧成平地，作为一种严厉的警告，要我们再也别想回去。然后我跟他说了最坏的事，我跟彼



第十三章

五朔节花柱升起来了

当洞穴里渐渐暗下来，周遭的针树林在黑暗中也宁静下来，彼得合眼睡着。玛丽亚让他把头枕在自己怀里，注意到他的呼吸越来越沉缓。但罗伊斯一直讲着。他说到两家人在夏天分开后发生的事，谈到他们的亲戚被载走，他们从小木屋的地洞逃脱纳粹的逮捕，还说到他们怎么在森林里活到现在。直到大家发现彼得太久没问问题也没发出含混的附和声时，才知道他早就睡着了。因为逃亡而筋疲力尽的彼得终于在今天晚上第一次没有恐惧地闭上眼睛。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玛丽亚把彼得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他准备食物，帮他到森林采集强身的药草、药根、地衣，用她的爱温暖他的心。在彼得恢复元气、长途逃亡的恐惧和惊慌渐渐消失的同时，他内心的愤怒也不断滋长。他常常诅咒纳粹并以死去亲属之名发誓，将永不休止地向他们报复。他的眼神改变了。

彼得一脸茫然。

“彼得，”罗伊斯开始明说，“仇恨在你的内心滋长。每一天，你把自己交付给它更多，而很明显地失去你自己。如果你不抗拒它的话，有一天，你会变成另一个人，而你自己却不知道。你不只是我女儿的丈夫，你也很快将是你孩子的父亲。你已经没有那种权利沉溺在自己的仇恨之中无法自拔。而且那也是不够的，虽然你对你的妻子好，但内心却是冰冷的，充满仇恨。我的孩子，你要很认真地看待我现在对你说的：你们的孩子将承受你们内心最深层的自我负担，只有你们自己绽放，他才能灿烂。”

彼得低着头。现在变成他不看着罗伊斯了。他看着地上，点头。

“是的，不过，”彼得说，内心显然是在挣扎，“我怎么能忘记纳粹杀了所有人，杀死我所有的家人，这个世界总该有正义不是吗？”

“正义是有的，”罗伊斯说，“但那不是你的能力所及的。你该做的是把时间用来寻找你自己，别把有限的力量浪费在别人身上，别在陌生人那里发泄你的情绪。”

“不过，罗伊斯，”彼得说，“父亲，”他又补上这个称呼，因为他想表达对罗伊斯深深的敬爱，“如果我不去实现正义的话，没人会做的。”

罗伊斯报以微笑。

“彼得，”他说，“你真的认为自己伟大得足以给予人类



第十四章 乔治欧回来了

两年过去了，一切正常。但这正常的表面是如此脆弱，当木屋的门被敲了三声之后，它就裂开了。彼得打开门。秋天的风中站着一个少年。那少年身体瘦弱，衣衫褴褛，脸色脏黑，头发脏乱地缠在一起。少年手里牵着一个褐色皮肤的女孩，年纪和他差不多，但干瘪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彼得看着他的眼神，心头一颤。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少年的眼神仿佛穿透彼得的身体，愣愣望向虚空，苍老、疲累，就像一个伤心的老人那样。彼得试着更深地看进少年的眼睛，想一探眼前这无法想象的究竟，但他看见的是一片虚无。彼得心里一阵寒战。

“你好，彼得。”乔治欧说。

乔治欧在莱赫瑙劳改营存活了下来。在营区医生从彼得臂弯里接过他奄奄一息的身体后，乔治欧并没有死。他决心活下去，他颤抖的身躯终于遵照了生命的指令。之后他被转送到卑根——贝尔仁的营区，然后又被送进奥斯威辛的灭绝营。



彼得带着他表弟和他的女友走进屋里。玛丽亚正坐在角落的火炉边抱着儿子法兰兹摇啊摇。

“我先帮你们烧热水好洗个澡。”彼得说，转身朝向他老婆，“看，玛丽亚，乔治欧来了。”他的声调按理应该是喜悦，但却显得惶恐，然后有点催促地拜托他老婆：“请帮乔治欧和他的女友弄点吃的，也给他们一杯热牛奶。”乔治欧和那个女孩默默站在客厅。“你们坐。”彼得说，搬了两张椅子给他们。

乔治欧在奥斯威辛碰到其他叶尼西人。那些人用叶尼西语交谈时引起了他的注意，然后他才知道，那些人是和他一家人度过了一个长夏的森林区叶尼西人的族人。

“乔治欧，你还记得玛丽亚吗？”彼得问，指着自已老婆，“你知道的，就是那个夏天，我们最后一次旅行的那个夏天。玛丽亚现在是我太太。”

“你好，乔治欧。”玛丽亚亲切地说，“很高兴又见到你。”

乔治欧嘴角微微上扬，下巴略略一点。然后凝视着屋子中央的什么，是别人看不到的。

乔治欧身旁的女孩打破沉默。“汉娜，”她说，“我叫汉娜。”

各地。他们想尽办法，始终不肯放弃，可是一旦他们觉得找到时，爱丝特就被带到另一个育幼院，到另一个抚养家庭，在另一个秘密的地方。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很多年，是汉娜和乔治欧都无法承受的。乔治欧因为绝望、空虚，自杀过好几次。汉娜用酒麻痹自己的感情。然后村里有些人就说：还好，至少这两个反社会的没办法把那个可怜、纯洁的小孩带坏。

然后，许久之后的某一天，相关单位寄来一封信，说爱丝特在育幼院“因为事故”而死亡。

那些人也想把彼得和玛丽亚的孩子夺走，但被彼得奋力打跑，结果彼得被判了七个星期的拘留，从此有了犯罪前科，然后村里有些人就说：“典型的叶尼西人，脑袋想的就是争吵、斗殴。”不过，至少那位不得不在朝天鼻上包扎厚厚绷带的神父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出现在彼得和玛丽亚的住处附近。

但整件事却让玛丽亚产生恐惧，因此她要彼得别再像从前那样在夏天时出去流浪旅行。总之，今后根本别再做任何会引起“嘎却”侧目的事。她说服彼得别再挨家挨户去问要不要磨刀、修剪果树，而是在纺织厂找一个上下班的工作。而她自己也从那时起，穿得“不会让‘嘎却’说闲话”——像她自己形容的那样，她不再穿叶尼西传统服饰。就是这样的，我的小狐狸，社会达到它所想要的：又多了一个叶尼西家庭被剥夺了叶尼西存在。

他们对自己逐渐成长的孩子法兰兹——你的父亲——隐瞒

那件事不久后，你爸妈因为你野性的心和准确的直觉而感到困惑和好奇，然后才发现你母亲的血脉里也同样流着叶尼西人的血。她家人同样对她隐瞒她的叶尼西身世，就像你父亲的家人一样。现在，你当然想象得到，我聪明的小狐狸，是谁帮了点忙让你母亲真正的出身真相大白的。总之，从那时起，我开始照顾你，就像我们惯有的习俗那样：家族最年长的教导最年幼的。而你的爸妈，即使有诸多像定居族群的疑虑，也不敢禁止这件事。此外，你表现出的行为还有你内心深处对自己来源的呼唤也让你爸妈了解，他们无法有什么异议。毕竟，玻璃罐里的雨蛙又能对闪电和雷声怎么办呢？

我的小狐狸，过了几年，我的芙丽达身体无法再支撑她高尚、永远青春跃动的心。在她要离去的那晚，她握住我颤抖的手，消除我的恐惧，给予我力量。然后她说：“罗伊斯，你知道的，我们还会在一起的。等你把需要教的教给小狐狸后，就是时候了。然后你会来找我。我们的灵魂会像两颗水珠一起流动，在阳光中蒸发到天上，然后变成雨水再降下来。”

从那时起，我聪明的小狐狸，从那时起我就只剩下一个任务：在继承我们历史悠久智慧的这条道路上陪伴着你。而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让我每一次的心跳都充满喜悦。因为你的做与不做、说与不说都显示出你是被选中的那个人，就是你，你将维护我们世代祖先的智慧。

我聪明的小狐狸，我们都知道，我们共同的路就快结束，